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诞生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

[英] 迈克尔·佩罗曼 著
裴达鹰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资本主义的诞生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

[英] 迈克尔·佩罗曼 著

裴达鹰 译

FG001/2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by Michael Perelman

©2000 Duke University Press

原书初版于 2000 年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0-04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的诞生/(英)迈克尔·佩罗曼著;裴达
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
(雅典娜思想译丛)

书名原文: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ISBN 7-5633-3270-7

I.资… II.①迈…②裴… III.资本主义经济-
研究 IV.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40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电子信箱:pressz@public.gpltt.gx.cn)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深圳市(宝安)新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市笋岗路华通大厦 1614 室 邮政编码:518008)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5.5 字数:367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绪论:暗影

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则,并不需要写出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对这些法则进行了正确观察和推理……总是会引向一些原始的等式……这些等式指向资本主义体系的过去。于是,这些迹象就……提供了理解过去的钥匙——这本身就是值得的。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在一个理论的确立过程中,一般来说,某一可见领域的隐性方面,并不是什么在这一可见领域之外的、不相关的东西。“看不见”由“看得见”所定义,是被限制的视角。因而,“看不见”并不能简单理解为“看得见”之外(让我们回到空间的比喻),也不是黑暗的外部世界,而是被包含在内的事物的黑暗,在看得见的事物本身内部。

——路易斯·阿尔素瑟《从资本到马克思的哲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政策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从威廉·配第到大卫·李嘉图时期的经济文献的核心,看起来很壮丽。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人物,在当时仅有的商人和道德哲学家著述的指导下,对17世纪末和18世纪早期的经济问题,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系统的思维方式。每一个人,从提出“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的卡尔·马克思,到当代的保守主义者,都承认这些早期经济学家所取得的巨大的智力成就。

两个世纪以来,后世的经济学家绞尽脑汁,探求文本,想要知道这些早期理论家是怎样发现市场是组织生产的最有效方式的。从表面上看,古典政治经济学毫不妥协地宣扬自由放任政策。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大部分当代读者,都按照他们著作的表象接受了它们,认为这些早期作者都是自由放任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在极大程度上,甚至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接受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种诠释。

除了在单纯的经济理论方面所做的工作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还致力于一项并行的项目:强制推进社会的重组,使之成为一个完全由市场引导的体系。虽然经济史学家对当时人们参与市场行为的深度有所争议,但有一个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当时英国的大多数人只要还有别的出路,所以并不热衷于雇佣劳动。

为了确保人们接受雇佣劳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积极地鼓吹一些措施,以剥夺人们传统意义上的谋生手段。表面看来,剥夺绝大多数自给自足者生产资料过程的野蛮行为,跟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由放任”的名声似乎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剥夺绝大多数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与“自由放任政策”的确立过程结合得特别紧密,以至于马克思——或者至少他的解释者们——将这种对大众的剥夺贴上了“原始积累”的标签。

“原始积累”这个词本身,就浸透着对人类行为的痛苦影响。首先,“原始”(primitive)一词暗示一种在比较近代的更隐秘的剥削方式中所罕见的野蛮行为。它也暗示这种原始积累人们通常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那种积累之前。最后,它还暗示一些可能跟“原始”世界有关的东西,那里资本的积累还不像别的地方那么发达。

第二个词“积累”(accumulation)提醒我们,这一过程主要是社会的一小部分人对资本和财富的积累,或者像马克思描写的那样,是“社会财富对世界的征服。它是受剥削的人类物质领域的外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者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外延”。至少在资本主

义的早期阶段,原始积累是积累过程的核心因素。

很多当代学者都承认,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写作的年代,原始积累无处不在。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意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是原始积累的“同谋”。他们通常隐秘地支持能深化原始积累过程的政策。

在大力宣扬“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同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断地支持与他们的“自由放任”原则背道而驰的政策,尤其是跟他们对小生产者或乡村生产者的角色分析相悖的政策。我们将会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基本发展策略,与粗陋的前马克思主义(crude Proto-Marxian)的原始积累模型是一致的。这种模型的结论是,在加速乡村的资本主义同化作用过程中,非市场的力量可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模型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表明立场,与我们归结于他们的理论大相径庭。

原始积累的秘史

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农业生产传统体系的很多著作,与他们看起来似乎更加“耐久”的对纯理论的评论是分离的,可能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后世读者总是匆匆略掉了他们著作的这一部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方面,看起来似乎不是他们理论的中心。但是我认为,他们提出的这些干涉主义的建议,是他们整个著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宣扬限制乡村中传统工作的生存能力,从而迫使人们成为雇佣工人。

本书第一章讨论的是原始积累的历史,证明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下面这几点有浓厚兴趣:将乡村劳动者从农村驱赶到工厂,强迫他们给愿意出钱雇佣他们的人做工;消除任何懒惰的迹象。

这些乡村生产者的活力,一般依赖于把工业追求和农业追求

精细地结合起来。尽管这种安排很有效率,古典政治经济学却下定决心要扼杀小生产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常用劳动分工的效率,来证明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他们提倡一些措施,积极推进农业和工业的分离。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分工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斯密考虑劳动分工的时候,总是强调“排他性”,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一个工厂内的工作安排。与斯密不同的是,马克思提议,我们也应该审视一下工厂与家庭之间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劳动的社会分工。

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并没有关注劳动的社会分工。例如,斯密在他著名的别针厂例子中,详尽描述了那里的劳动分工。但他并没有花力气去扩展他的理论。别针工业要购买金属原料和燃料,而不是自己去生产这些原料和燃料,这样的社会分工有什么意义呢?这种分工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即使科技水平没有提高,工业模式的这种变化,是否会使经济有所变化呢?

这些问题离古典政治经济学太远了。以至于两个多世纪以后,罗纳德·科斯^①将这些问题纳入了主流经济学家的注意范围,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一群现代经济学家仿效科斯,发展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他们认为,经济力量会自发地将自己按最佳模式配置。同很多别的经济学家一样,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斯密的思想——已经预见到了他们的理论,他们还为此感到骄傲。虽然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关注劳动的社会分工,他们的理论对于分析原始积累的强制性一面,却没有丝毫帮助,因为这一学派觉得,经济是通过自愿的契约进行自我配置的。

^①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英国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1991年获诺贝尔奖。——译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加,此后略)

本书第二章集中讨论的是原始积累的理论。大多数关于原始积累的讨论,都将“原始积累”看成资本主义萌芽阶段残暴行为的代名词。本书第二章与它们不同,强调将原始积累看成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念,用来分析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

我觉得,对于劳动社会分工的长时期沉默,可能会揭示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沿着这条线索,我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怎样看待农民和自给自足农业者”这一问题。这里的模式跟前面所说的也一致。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由市场力量决定劳动社会分工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发现,传统的乡村生产者有特别可恶的韧性。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干预这些人为满足自己需要进行生产的能力,而不强调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这些小生产者的命运。这些政策上的考虑,导致了对劳动社会分工的大胆人为操纵。

就效率来看,我们不能认为这些政策是正当的。如果效率对他们来说很重要,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不可能会忽略《狩猎法》(*Game Laws*),那些法律允许贵族为追捕狐狸而践踏农夫的田地,却不允许农夫驱逐田地里可能吃掉庄稼的野兽。我们在第三章中将会看到,这些《狩猎法》破坏掉了农业总产出的极大一部分。

第三章描绘了《狩猎法》不同寻常的历史。虽然《狩猎法》起源于封建主义,它们的应用范围和残忍程度,在工业革命时期达到了顶点。它们是将乡村人口同主要生存资料分离开来的一种有效手段,为人们被迫接受雇佣劳动又增添了相当的砝码。它们也激起了许多乡村的穷人起来反抗。

第四章从自给自足的角度,讨论了原始积累和劳动社会分工的关系。

第五章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隐含的前马克思主义(Proto-Marxian)关于原始积累的理论。此外还讨论了以损害独立小生产

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劳动社会分工的具体措施。这一章还讨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怎样应用原始积累的计算方法。它详细分析了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乡村人口的关系,关注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劳动社会分工而作的努力。它证明,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认为,原始积累过程很重要。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秘史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劳动社会分工作为原始积累的一个方面,都没有被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注意到呢?在讨论有关纯经济理论问题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确通常对原始积累问题保持沉默——尽管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因为他们的理论的新颖性,这些学者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思想。特别是,我发现,那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日记、信件,以及针对时事而发的一些应用写作中,非常公开、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存劳动社会分工的不满。这个发现导致我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看待古典政治经济的历史。

在不经意的时候,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直觉促使他们公开发表了重要的远见卓识——这些见识,即使他们意识到了,也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因此,即使在理论色彩更浓厚的著作中,他们也让劳动社会分工这一观点不时地浮出水面。当他们认识到,市场看起来并不能紧密地把乡村人口结合起来,以迎合他们的需要,或更确切地说,人们拒绝接受雇佣劳动,这一典型问题就突然出现了。绝大多数这类讨论,都涉及我们现在所谓的原始积累问题。

这些“不慎之处”都是有悖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放任理论的,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文献的价值。的确,如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有意地努力面对并为正在出

现的资本主义力量辩护,那么它就远远不会引起当代人那么大的兴趣。

心理学家可能从病人的一句看起来毫不相干的话,发现至关重要的启示。同样,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不时向我们揭示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自觉意识中是并不受欢迎的。这些认识会强化我们从他们的日记、信件以及应用写作中得出的结论。

《资本主义的诞生》在四个大的方面是有新意的。首先,它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什么决定劳动的社会分工;古典政治经济学怎样看待将社会分割成独立的工厂、行业。其次,它还发展了原始积累的理论内涵。再次,本书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阐述,证明这一学派是支持原始积累过程的。最后,它分析了原始积累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地位。把所有这些线索串起来,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以及在促进这一发展的过程中,古典政治经济学扮演了什么角色。

关于解读古典政治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家有时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当做指引方向的北极星,偶尔还能引导我们跨入未来。这种视角是不够诚恳的。通过学习古典政治经济学,我们的确能学到非常珍贵的经验,但经济学家很少带着面向未来或回顾过去的目的来阅读这些文献。

貌似开明的对过去的回顾,常常只不过是一种用来证明现在业已存在的看法是正当的手段。一些读者很高兴能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发现对当前技术改良的预期,例如关于“效用最大化”的理论。另外一些人,用古典理论给他们的同时代人罩上了一层不受

欢迎的色彩。例如,凯恩斯就把重商主义的功利性,同皮古教授^①高高在上的高雅相对照。另外还有一些读者发现,古典理论对动态、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强调,很有吸引力。

在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原则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表现得好像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种被所有人接受的统一理论。从空间上讲,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从来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整体,而是在大约 100 多年的时间里写就的各类文献的总和。如果说这种“一致性”确实出现过的话,那它一定只出现在旁观者的眼里。很多读者都承认这些文献的多样性,但他们筛选出一些政治经济学家作为明星。总体说来,他们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描绘成围绕着斯密和李嘉图之间的某一点旋转的学说。有些人认为这个中心点可能离斯密近一点,有些说离李嘉图近一点。但不管中心是什么,关于什么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人们的态度还是一致的。

实际上,在选择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明星时,我们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穆什·阿德勒曾经描述过明星是如何产生的,即使这些明星在才智上跟小牌人物并没有太大区别:

当消费需要知识的时候,明星现象就会存在……以听音乐为例,欣赏水平随知识水平而提高。但是人们是怎样了解音乐的呢?通过听音乐,通过跟懂音乐的其他人讨论。如果(我们)赏识的艺术家跟别人赏识的一样,我们的心里就会好受……明星现象是在知识上进行节约的一种市场手段。

在研究技术的筛选过程时,经济学家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在一项技术发展的初期阶段,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件,能够决定人们在几种科技发展道路中如何进行选择。一旦一种行业被锁定在某

^① 皮古(Pigou):20 世纪英国最卓越的经济学家之一,以研究福利经济学著称。

个特定的技术标准内,它可能沿那条路线继续发展,虽然事后证实那些被忽略的道路可能更加出色。

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在才智方面有巨大差别,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类似的“造星过程”也在起作用。一旦一本书的地位首先被提升,学者们就不得不对它给予更深入的关注。围绕这本几乎被当做圣书的书籍,一项传统就逐渐建立起来了。

这些经典著作的读者,被带入到一种多元对话之中,对话各方包括被研究的作者、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这些著作的早期读者的集体经验。从这一意义上说,“一位作者的真实生活,是从他的读者、门徒、评论家、对手、批评家那里展现出来的。作者没有别的存在方式”。

通过一次次研究这些文本,历代读者都会发现新的意义层面。其中一些意义,也许连创立它们的那些政治经济学家都不曾想到。结果是,这些著作具备了一种累积的力量——虽然象征意义很强——要求后人再次面对它们。这一过程又强化了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的地位,因而确认了他们的“明星”地位。而且,这种坚固的学问结构的建立,提供了这一领域的认知图,使分析变得容易,也允许将来的研究者以更大的信心来进行研究。

我们将会看到,斯密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直到它出版后一代的时间,才成为一本特别有影响力的书。一旦领导潮流的人发现这本书对于推进他们所期望的政治结果很有帮助,它的人气就急剧上升。只有在那时,斯密才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泰斗,他的著作则成为评价他人的一个参照系。由于这一有缺陷的筛选程序,当时的大部分历史研究,都不遗余力地分析斯密和李嘉图,以及其他几个被认为是稍次点的人物。而其他一些同样该受重视的经济学家,则总的说来被完全忽视了。

本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阅读视角(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宇宙论)来重新描绘古典政治经济学。本书的中心点,更靠近詹姆斯·史都

华爵士^①和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②，而不是斯密和李嘉图。从这一角度出发，亚当·斯密看起来就更像是月亮，而不是太阳，他成了一个次要天体，主要靠反射其他光源发光。

这一与众不同的宇宙论并不是对明星的随机重组。它突出了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经验。在这一背景下，斯密就显得不那么具有独创性了。看起来，他的重要性来自他大力宣扬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阻碍能给这一意识形态罩上怀疑阴影的所有信息。其他人，比如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和约翰·雷^③，则能更实际地看待原始积累的本质。但是，后代的经济学家却把他们束之高阁，以便造成这样的印象——让人们觉得政治经济学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人道主义的传统。

从经济思想史的文献来判断，这种历史观显然取得了极大成功。《资本主义的诞生》代表了一种想要纠正以往错误的要求。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很多样，它确实把当时的各种经验，都压缩成了一套能反映生产关系历史的紧凑文献。因而，学习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学习生产关系史提供了一个有利视角。

本书第六章分析了原始积累在早期经济学家——如威廉·配第爵士、理查德·坎特龙^④和重农主义者——著作中的地位。

第七章则集中于史都华的著作。到目前为止，这是马克思以前对原始积累和劳动社会分工最有趣、最深刻的理论著作。史都华除了比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清楚地观察到原始积累的应用，还独一无二地对这一题目进行了坦诚、诚实的写作。这一特点

① 詹姆斯·史都华爵士(Sir James Steuart):即德纳姆(Denham),苏格兰经济学家。

② 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英国殖民者,经济学家。

③ 约翰·雷(John Rae):苏格兰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

④ 坎特龙(Richard Cantillon):18世纪爱尔兰经济学家和金融家。

能够解释为什么他的名气不太大。

接下来的第八章到第十章则专门讨论斯密。他尝试着建立能取代史都华的理论。根据斯密的理论,劳动社会分工无需求助于外界干预,就能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发展。第八章说明了这样一点:即使是斯密最值得赞扬的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讨论,也是为了回避原始积累给他的体系提出的挑战。通过显示劳动社会分工可以不求助于外界干预而进行,斯密本希望将原始积累的问题置之不理。虽然斯密的理论貌似如此,实践却与此大相径庭。实际上,斯密自己也宣扬跟他的理论不符的做法。这一章也指出,同经济发展问题相比,斯密对不断变化的人类行为更感兴趣。

第九章审视了斯密怎样尝试去歪曲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来证实自己的理论,即劳动社会分工的自然进化论。

第十章继续讨论亚当·斯密的著作。他理论的大部分是建立在殖民地经验的基础上的。虽然他充分利用了殖民地的经验,殖民地居民却并不像英国人那样敬仰他。其原因不难理解。斯密将殖民地的故事(story)拴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之车上,并没有正确对待殖民地的确切境况。通过探索他对殖民地的分析,这一章深入研究了斯密是如何有意模糊劳动社会分工的性质的。

第十一章把斯密与他的朋友本杰明·富兰克林进行比较,继续讨论斯密的理论和实践。富兰克林这位亲切的美国人是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但他务实的分析,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理论。在斯密的殖民地发展理论中,富兰克林起着特别关键的作用。

第十二章进入了大卫·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时代,继续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原始积累的关系。按照跟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来阅读他们以及当时人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阐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方法。这一章揭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尽管在理论上坚持自由放任学说,对深化原始积累的政策却保持着极大兴趣。

第十三章探讨了对斯密的反对意见。该章开头说的是罗伯

特·古尔利(Robert Courlay)不太出名的著作,以及他的思想在实用派的韦克菲尔德那里得到的发展。韦克菲尔德是一位系统的殖民者,他强调,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组织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一章以约翰·雷的分析做结尾。

第十四章讨论了斯密与后来的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导人之间的共同之处。

暗 影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动荡时期的产物,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出现为标志。这一时期真正重大的变化,看来并没有在当时的重要理论著作中得以体现。确实,对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巨大矛盾、资本与早期乡村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巨大冲突,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兴趣不大。然而,这些问题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却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们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中,偶尔才能看到关于原始积累的讨论。大部分时候,我们只能通过间接方法知道那些巨大冲突。我们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策略,类似于孩子们学习观察日食:把一张纸放在另一张纸之上,在上面那张纸上钻个小孔。出现在底下那张纸上的暗影,就是日食的阴影(但有了一定的折射)。总体说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成功地模糊了原始积累的作用,所以必须进行间接研究。然而,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当我们转向他们的信件、日记,还有政策导向的著作时,原始积累的重要性就变得更加明确了。

我们可以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日食的类比再推进一步。两者都代表了罕见的、引人入胜的事件。过去的人迷信地将日食理解为即将来临的划时代变化的先兆。同样,政治经济学的泰斗们被

认为能够站在同时代人的肩膀上预见未来。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的理论预见了即将到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

这两种现象,一种是万里之外的天体位置变化,一种是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以前所发生的社会变化。两种现象都反映了迄今仍塑造着我们生活的重要力量。具体来说,反对自给自足的斗争,并非只局限于遥远的过去,直到今天这种斗争仍然延续。结果是,我们大体可以用观察日食的方式,来观察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衰落。两者只有一个重要差别:在日食的例子中,强烈的阳光能破坏我们的视觉;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例子中,光源则想模糊我们的视线。

修正古典政治经济学

我们的古典主义先行者可能聪明过人,但他们也是人,也容易犯错误。他们当然不是不偏不倚的观察者。他们的理论目的,在于发展他们自己的利益或他们所认同的集团的利益。不管他们自己是否认识到这种影响,他们的著作都染上了这些利益的色彩。

就原始积累问题来说,这些作家似乎尽可能地有意掩饰,唯恐破坏了他们宣称的自己理论的普遍性。有关乡村居民自给自足的争论,只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投下了淡淡阴影——一种对被原始积累破坏掉的早已被遗忘的生活方式的怀念。结果是,原始积累这一过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现代读者忽略了。

虽然我们发现自己只能研究这一“阴影”,这一尝试仍值得我们去努力。的确,我们将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遵循一贯的方式,几乎总是支持能够将小农业生产者束缚到资本主义利益上去的立场。

人们普遍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条件支持自由放任理论。本书反对这种普遍看法,因此可能显得有争议。对那位几乎受到普遍敬仰的斯密的相对重要性,本书表示质疑,并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斯密等古典主义作家试图推进原始积累过程。这种重新阅读认为,同人们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标准解读相比,真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走的是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进入本书的正题之前,有关日食的比喻,我还想加几句告诫。在研究古典主义学家投下的阴影时,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一点:这些影像跟我们的研究对象相比,维度更少。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忽视的维度之一,就是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社会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有舒适的社会地位,高高在上,因此在他们的写作中,仅仅将工人阶级的组织视为缺乏秩序。由于他们的这种不敏感,像本书这样的作品必然是不平衡的:对于资本是如何控制劳动力这一问题,本书给予了更多关注,而对于其反面则关注甚少。评价各派力量的真正平衡,这个任务就交给读者了。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表达以下三点。第一,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第二,原始积累不能被归结到前资本主义的过去,或者封建社会突然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假想时刻。原始积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作用。第三,原始积累的逻辑,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表面宣扬的自由放任原则,形成了直接对照。尽管如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却致力于推动原始积累,目的在于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我承认,资本主义的种子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之前就种下了。但在那之前的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资本积累都没有达到如此猛烈的程度。我希望《资本主义的诞生》一书,能多少揭示一下这一起源的实质。